畿輔人物志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一

壯平孫承澤著

賀給事欽

賀欽字克恭遼東軍籍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玩讀探其旨要中順天鄉試以成化二年舉進士爲給事中一介之饋非義不受取孔子鄙夫之言題於壁上數抗條奏言事不從嘆曰人情如此吾行吾志否已因年旱災抗疏條畫并自劾求退不允陳白沙獻章應聘至京欽與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

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上疏解官執弟子禮見白沙謂公曰君言議侃侃無露鋒鋩要須和平沉深公輒用自戒杜門潛心聖賢經書以次涵泳精思實踐推所得以淑諸人弘治初薦授陝西參議以母老懇辭具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報聞允辭正德四年劉瑾下括田令東人驚疑義州守臣更貪虐遂囂然聚變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因往諭曰汝當悔禍未晚也第不

殺人可解罪有官兵至長跪求生而已已撫鎮人領兵至且言大勳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趙跪里門又諭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第不殺人必有無恐衆遂定爲學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喪祭遵用家禮毎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化之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其卒也鄉人祠之凌溪釣臺言行錄八卷唐荊川稍加校錄刻於遼東別有漫記一卷遼東地屬燕齊公以順天鄉闈起家故載之畿輔

志中按醫閭先生之學以誠敬為門踐履為實及登進士與一峯楓山互相倡和以千秋自命迨見白沙遂壯面事之病而告歸載其肖像以往尊奉不衰然其所以立教者每以東萊格言文公教條為學之總括戒學者不讀小學無留館下又謂陸子靜天資高有簡畧細微之病吳草廬聰明博學無躬行切實之思不全依傍白沙者也故胡敬齋之于康齋醫閭之于白沙謂有出藍之譽可也崔後渠先生曰蔡秀夫寄醫閭集讀之曰賀子篤志君子也然恭陳白沙也

甚切嘗聞白沙謂賀子少自得宜誦佛書賀子不從夫賀子忠孝廉直毅堅而安亡所得者能之乎儒者盡倫而已必棄日用之務杜門合目悟入陰界名曰沙門可爾胡可附吾聖人之教哉其推尊先生如此先生又嘗柬羅一峯云士之進退各有其道苟退而無所爲乎自頹靡其視進而尸素者一間耳此千古名言余錄之以自勉焉

蔡侍御毅

蔡毅字天章人稱汝濱先生真定府寧晉人少穎悟

過人年九歲解文義從莘縣李教授講經書即能擬管作驚人語然以時文浮艷不好也繼從晉州張恒山學留心性命之理毅然以斯道自任嘉靖己丑中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從韓苑洛湛甘泉二先生講學甘泉先生稱其體認力行不尚口語時講學者推公為領袖出使大同代藩及督鎮例有饋遺俱屏不納旋京言防邊事宜人稱其確見又出使東粵與倫氏昆仲講學數月見陳白沙後人式微為置祭田六頃俄改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禁革太倉夙弊

發勳戚不法數事禁約三院人與夏宗伯言往復辯論不屈繼差查內庫劾太常卿陳道瀛宋內監侵盜奸弊光祿寺侈費及山西大木廠冒破之弊風采颯然上重之差往南直刷卷發鎮守大璫王德留守王桓諸人侵盜夙弊帶管巡鹽上疏鹽法利弊請復飛輓之法以實邊儲查復武林宋武穆後人岳清西河祭田三頃處置太康縣都御史顧佐祭田三頃繼巡按河南首制勢要豪強及新鄉張戚畹奪占民田等事禁約趙藩宗室豐樂鎮等處私店奉勅鈐束鄭府

廬江王祭奏唐府宗室宇潹及周府將軍數人不法事皆發高墻禁錮發儀賓武永光豪惡復佃戸任世連等田業並究枉得釋共平反八府寃獄二千餘事行文脩理各府州縣文廟儒學立書院一十七處取學行生儒延名儒教之脩南陽諸葛武侯祠園始忠節許遜祠墓表揚河内侍郎何瑭建立生祠脩復南陽汝寧潢召杜水田及各屬州縣水田二萬頃表揚杞縣史烈女等節義十餘事是歲監臨鄉試稱得人築睢州寧陵護水堤百餘里脩築銅瓦廂趙皮寨黄

河堤岸二百里及新鄭護城堤救完寧陵縣城不爲
河水衝決收移新孟津縣奉勅疏濬運河工完勅府
金幣褒獎捕獲劇氏及徐州反賊高龍等率衆大豪
猾永城蔣轄犁壯盧氏杜回役人賄賂三十事河北
沙縣地坐以潤布寬減田糧十餘萬石救濟驛遞數
米十餘萬石暴救旱蝗行捕蝗之法查埋各府州縣
庫銀十餘萬各省糴粟七十萬石船運分賑八府災
傷復命劾奏貪酷官及考覈罷黜二百餘人一路風
清茶而觀用者亦多矣因道論事下獄尋釋又論吏

部汪尚書鋐革職回籍中外薦舉三十餘疏吏部許
尚書論疏請同御史楊爵浦鋐起用公以母憂未滿
辭逾三載内促之抵京改河南道考察内外官及劾
本發刑科及山西道侵盜之弊吏部以年資議陞京
堂公辭之後論革下錦衣獄與楊爵劉魁同時被繫
後爲柄臣中傷革職回籍一時公論沸然不平中外
各官舉薦如向時公絶無出山之志矣家居閉戶教
授生徒本縣及臨境各省歷年來學者約三百餘人
乃建書院於汶水之陽置贍田三十頃以給生徒及

合族婚喪祠墓時祭之需郡守爲建浚濱書院石坊
提學于御史建正誼明道敦義崇道二石坊都御史
霍公建有道之士石坊都御史毛公建德學耆儒石
坊中丞李公建清朝耆碩坊節年各道及諸司遣公
脩坊之資屢置田數十頃勤力耕耨收穫日漸饒裕
遂將祖產讓與兄弟及諸姪孫凡親戚有不足者量
爲置田產收養孤貧爲之婚嫁故交妻子有不得所
者亦量給田并賙恤之復以數年所積大爲脩建文
廟儒學以隆追報之典置儒學贍田三十頃以助貧

生婚喪邑郭外置小學三處贍田六頃延生儒以敎貧家子弟舉行鄉約朔望偕諸父老率其子弟至小學中拜聖諭敎之爲善百尺潚鄉去城市遠僻俗稱難治以舊宅一區改爲小學劃田二頃延生儒教子弟舉行鄉約規格與三學同倣養濟院一所養濟田四頃令孤老芻名口收養貧兒一人置貧兒田三頃義塜三段地各數十畝以待孤老及貧家無葬地者古鄉賢墳墓一十三處共置祭田五頃各令族人生儒供祀巡按楊御史嘉公之懿爲建生祠以爲報公

上書懇辭因以撫按及提學廵關廵鹽管屯諸公兵備陝公所遺脩建之資建堂齋書舍五十餘間改爲正學書院以處遠方來學之士置贍田十頃以給之歲癸丑大荒公出家貲遠方糴穀以賑三族及生徒故舊壬戌復連荒公力行不倦賴之生活甚衆復教鄉民閘滏陽河及滏河溉田數千頃地方官議立石閘衆辭於物力公慨捐家資建閘三所復設藥市一區以通醫老儒修合藥餌以療貧者公自奉儉素不嗜聲伎凡有積輒散之且檢身甚嚴雖一字不入公

門教人以甘泉先生二業合一之訓以躬行孝弟禮義爲本鄉里有無賴者公不與校常日但求在已無失在人者所當恕所著有四書理傳書經便註汶濵文集語錄等書行世及公之歿遠近痛悼幾爲罷市撫按下檄府縣祠公正學書院稱先生學有淵源望重山斗昔立臺端而正色稱鳳鳴於朝陽今居鄉閭而表儀擬鴻漸於雲路餙黌宮講院明正學而振起人文置贍地祭田惇古風而主盟吾道頓使汶水接洙泗之分流恆山識尼丘之正宗此其功德之著在

嘗肺而血食之允宜享報於後世者也人以爲實錄云

孫閣部承宗

孫承宗字稚繩別號愷陽保定高陽人年三十二應選貢又十年登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除翰林院編修十二載遷左春坊中允曆左諭德司經局洗馬天啟元年遷左庶子充日講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加禮部右侍郎日講如故萬曆末兵事孔亟舉朝欲以戎務屬公至天啟二年經撫不協相率潰奔人心洶

洶乃拜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凡九日卽命以
閣臣羈掌部務疏請下熊廷弼王化貞于理人爲登
然兵部尚書王在晉出爲經畧欲築重関於山海費
一百二十萬関門僚佐袁崇煥孫元化力爭不得投
揭于内公請往視面詰在晉縮朒爲失策及還面陳
情形上召還在晉議代經畧者難其人公自請往遂
以原官督理関城及薊遼津登等處軍務辟戎方王
事鹿善繼王則古贊畫軍事抵関營壘一新躬親環
甲巡歷山坳海澨常至竟日不食竟夜不寐勞弗恤

也既而督臣王象乾以憂去公上奏請罷推願以身兼以省防撫之紛紜且曰臣所奏督撫事宜乃祖宗舊制原無薊遼總督只督薊不督遼只督款不督兵與其若有若無誤國兼以誤身不若盡心盡力捐身或以報國衆忌之言官爭以總督不可罷兵部附合之乃推吳用先自宣大改任而内與公大相左矣遼撫張鳳翼恨公不用夾遼守關之說託人極論馮世龍貪淫詆公不當誤用世龍以壞遼事公請勅廷臣雜議因推明世龍得謗之由並請罷斥薦兵部尚書

趙彥自代彥閉門而泣囑人告哀於公上促公理事未幾有椰河之挫乃堅請放還上允之加官蔭子行人護送如例王在晉入爲本兵力言馬世龍茅元儀熒惑樞輔敗壞關事又囑言官交章詆公以沮其出崇禎二年京師戒嚴衆謂非起公不可詔起原官改兼兵部尚書抵京召對留守京師公乘夜出閱城隍得旨馳赴通州抵通未久又命移鎮山海公至關使人沿海入報內始知關門尚在及四城之復加太傅力辭不受時梁廷棟爲本兵不悅世龍劾之又謂復

城之功出自監軍丘禾嘉孫元化二人俱從優叙公連章求罷衆欲聽其去以遼事倚禾嘉上不可使中書詣闕門諭令視事未幾有淩河之失公以十七疏求斥令馳驛還已而以長山之敗追論矯旨復城欲中以危法上不可命冠帶閒住削世廕公具疏陳謝並奏薊遼事宜十六款且曰臣願治臣進兵敗衂之罪不宜以兵潰卸罪於進兵使天下以進兵爲戒也臣願治臣不能制勝之罪不宜以兵困卸罪于復城使天下以復城爲諱也公里居七年及鹿太常之殁

賦詩六十章哭之後高陽破公亦死之奏聞復官予
祭葬先是天啓中公在遼逆璫魏忠賢已用事上遣
內侍胡良輔等齎白金蟒衣賚公出內帑十萬犒將
士且以內府器仗給軍公執奏曰中使關涉兵政自
古有戒邊人竊見皇上不遣主兵大臣而獨遣治兵
內臣又遣不一人而四十餘人私相疑議一謂上特
重邊人勞親近以慰勞疆埸一謂上或不信邊人遣
親近以體察情形兵不可嘗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
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心是皆足以害政臣願皇上嚴於兵事愼飭使臣令其宣布德意無遂以此行爲嘗無遽以觀兵爲威福上衎公奏温旨報是時逆奄方用事揃內操所遣皆提督內臣已寓中人觀軍之意公故抗章逆折其機牙公方禁宴會輔等至具杯著而已輔等亦惴惴將事莫敢讙咋其後逆閹分遣諸閹監督關薊海外必待遂公而後發蓋閹之憚公深矣公常西巡薊昌諸關臨客遡京師請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賀聖壽面陳機宜內閣魏廣微急告忠賢曰

樞輔擁關兵數萬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應宜亟備之忠賢大怖繞御床而哭上令內閣擬諭止之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宥兵部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半夜召兵部入分三道飛騎止公公見諭即刻東行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內後車惟鹿善繼從賓未有一甲士也忠賢之意少解廣微乃嗾崔呈秀徐大化李蕃連章劾公至比之爲王敦李懷元下九卿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訟言重臣不可輕去乃擬旨令公視事請亦

進誅謂樞輔擁兵市重宜削其兵柄兵科李魯生上
簡汰之疏使兵銷將衰可以殺公也公遵旨汰大帥
三四人兵一萬七千三百餘人累疏求罷不得其疏
有曰臣故孫愼行所取士而高攀龍左光斗之所常
薦引也義不當幸指摘未及自爲聾啞以姑容於天
下又先以趙南星高攀龍之去上疏曰兩臣之皦皦
者去而臣幸留臣其有遺行有愧於兩臣使臣不蚤
自裁决他日求如兩臣之去何可得也人讀其疏爲
之咋舌公常曰先帝以漢武鄉唐晋國擬我我則何

敢成敗利鈍非所逆覩生老病死時至則行或竊比
二公乎公有文集奏疏百餘卷范公景文刻之南中
隨燬然公不以書傳也

鹿大理善繼

鹿善繼字伯順保定府定與人爲諸生時岸然以千
秋自命萬曆丙午舉於鄉過容城與同社友切牖酹
酒唏噓楊忠愍墓下癸丑舉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
橋范景文䄏被蕭寺鷄鳴風雨以節義相期勉選戸
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與同舍郎袁世振爬搔利病

洞悉源委世振後疏理兩淮卓有成效著爲絜令焉
丁田恭人憂服除補戶部河南司主事署廣東司事
適左方缺餉請發內帑不報會廣東解金花銀至公
奏記大司農李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恭進大
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
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俞旨艱如拔山莫若
題留爲便考會典國初金花銀折糧俱解南京供武
臣俸祿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
解內府歲以百萬爲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三宮子

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銀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乏用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庋之高閣而中官熒惑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劄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銀之緘縢不可問天下事爲之有機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

際間不容髮萬一宸怒不測請以身任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内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即主上視吾輩何如也司農如公議上請上怒奪公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公力持不可謝恩入朝中官闔門不聽公出勒問太倉云何管太倉主事劉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公曰有銀何用借無補又安用補中官愕眙不能應公曰但執普繼詔回奏死生唯命不敢易一字也中官嘆息而去無何堂官奪俸二月公降一級調外任

用舉朝交章請留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遂移疾去而司農竟如數補進嗟乎金花不可予邊而他賦乃可補金花忽而扣留忽而補進漫無執持奈何不令人主厭薄臣下也光宗御極首復公官管新餉改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時遼陽初陷中外震動公受事誓天淚流浹面杜絶請託申明法紀爲大司馬草疏請逮其斬其以申國法法不能行請自臣始言官群噪之公抗章力爭無以難也大司馬以撫賞行邊請所簽弁坐賕敗者職方郎耿如杞持之不肯覆司

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遏阻公上書內閣葉向高曰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請求於職方職方自愛其官不得不徇諸貴人之請今幸得一愛國奉公不徇情面之人反奉不得遏阻之旨背天下以職方爲市永無不債之帥者自此一言始勿謂遏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遏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葉公得書初怒其刺己既而佩服焉壬戌孫公承宗以內閣理部事孫公清嚴果銳以天下爲己任請賞逃臣熊廷弼王化貞於理公舉手加額遂委

心焉從孫公閱閱以歸孫公自請督師公請從時吏部司官缺太宰堅以屬公公不可曰相公一日在師中郎一日在幕中鹿善繼髯鬚如戟肯回頭作吏部郎乎孫公當閱四年入而造膝密謀出而指授二三大帥實倚公爲左右手禁餽遺絕宴會朝虀暮鹽漠然兩書生也布衣瘦馬出入亭障問延見老校退卒與相勞苦于以勾稽將士察識營壘鼓勇敢拔跅𧿶錄寸長理小過二十年名將咸閣部之甄錄公之力也孫公自寧遠還鎮扃公入都門催軍需甲仗巳事

而還去家二百里不遑省視中朝自此知閫門整頓一新而沮抑之謀百出矣十二車營成孫公將渡河人忝魏廣微誣以清君側聳逆奄矯旨趣令歸鎮李蕃李魯生輩進謀於奄議省餉減兵以陰撓之公貽書兵垣曰遼之當復非直以故有之封疆不宜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衬遂迫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大端有二一曰慎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宜簡汰而今之君子則慎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汰非爲振刷意在聚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撓恢復

之討夫百討而鼓之進不能勝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隳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旣廢前日之材復作遯廣濆陷畤都門之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忠臣義士有負戟長嘆而已未幾孫公解兵柄公亦移疾乞歸家居四年起尚寶卿陞太常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未三載復請告

歸崇禎九年七月東兵破定興公死之贈嘉議大夫大理寺卿其子解元化麟以毀瘠死於喪次公殁孫公哭之慟爲挽詩大十章又二年高陽陷孫公亦死之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二

北平孫承澤著

李文康時

李時字宗易任丘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嘉靖三年進侍讀學士尋陞禮部右侍郎四年三月纂脩獻廟實錄命時與吏部右侍郎溫仁和爲副總裁四月時言頃者仁壽宮災詔加脩省然中外臣工未有以奉德意者議禮者幾於聚訟催科者甚於繭絲希進趨權倖之門在位乏羔羊之節習於世祿鮮克

由禮抑於寃獄多所未伸邪正雜居名實未核凡此
皆足以召災致變而諸臣方且佞諛成風以言爲諱
忠鯁之士有懷欲吐恐及罪譴輒復中止乞廣求直
言令指實敷陳以袪時弊章下所司彝轉左丁憂七
年起戸部左侍郎復改禮部八年陞禮部尚書九年
時議姚廣孝在文廟雖有帷幄之功而崇秩顯爵已
償其勞今以削髮緇流配享太廟實所未安乞移祀
大興隆寺從之十年加太子太保三月將言各處鄉
試巡按不得收取遺才不得與主考較禮儀不得狥

私聽取房考官從之會浙江巡按李信請經房閱得
雋卷仍發監臨參閱公同去取時言若令參閱去取
則失祖宗糊名易書之法亦非救弊補偏之初意上
深然之九月名爲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十二年
帝幸南內召孚敬時等閱馬觀花賜蟒服上製古樂
府七言二章命各和以進復同遊西苑製七言五言
各二章命和十三年五月上幸南內名孚敬時隨行
賜扇及酒食復留閱宜宗輿地圖時及御和詩十四
年三月復名同遊南內時等各作奉制記樂賦以獻

帝亦作一詩命曰御製記纂同遊命刊示羣臣本年加少保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五年端午名時同夏言郭勛泛舟西苑命蕩槳近龍舟被顧問賜宴無逸殿翌日時等謝表以爲自宣宗賜蹇義同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後迨此乃再見云九月以寶訓實錄成加少傅華蓋殿大學士十七年十二月卒於官贈少傅謚文康李公受事於張文忠孚敬才相之後無所表見於世然斥廣孝從祀一事侃侃正論矣

方文端從哲

方從哲字中涵順天人賦性惇厚不事脩飾爲司成時大璫田義有姪入監甫三日即欲擬歷持之不可義怒使人語之曰若不愛官耶何此小事遽相拒絕遂請告去家居最久時神廟倦勤中外隔絕朝臣水火公與葉福清同居揆地葉曲爲調劑時望歸之既而葉去公獨相口語藉藉適紅丸議起孫宗伯糾公謂藥爲公所進例以許世子爲弒君當誅下部議公上疏請投之四裔以謝人言高陽孫公承宗乃宗伯

所舉士昌言于閣曰進藥不止一人實出聖意當之曰弑非律令也肅醫傷人有罪況萬乘乎李可灼當論如律平人父母疾輩誤藥而傷歸怨長子長子之失主張理也從哲宜受長子失主張之罰宗伯恚以爲反已而庇從哲然人以爲公論韓蒲州爌亦出揭謂不宜苛求公歸而杜門却掃不問戶外事未幾逆璫借紅丸一案以處諸君子浙人徐大化欲乘此以起公公不應至崇禎戊辰以疾歿祭葬從優諡文端

李文敏國㯳

李國𣗳字元治高陽人登萬曆癸丑科進士公器度宏遠風格澄峻與孫鄧陽先生同里少時即師事之故品識侚相類劉陽先生每亟稱之當癸丑館選時劉陽先生謂公曰君能辦廿年博士弟子乎公曰自今一如未第耳劉陽先生擊節其言是年入讀中秘書蔬食布衣意泊如也丙辰授檢討晉諭德管國子司業值熹廟幸太學坐講易發明天人大義上恭己注聽及以庶子充經筵日講官次講尚書每借經發明時政上已目矚心嚮矣閣員枚卜名在第八上特

簡入閣辦事咸稱得人時瑺悲巳張公慮切濡首兩
疏桉辭其辭疏云天災物興縣寓未寧又云須使天
心感格國步清夷時瑺方侈謂身致太平有頌天與
人歸者公不忌也其謝疏云妄意名節之重絕無恩
怨之嫌身欲曠然立于四虛心欲廓然周乎六幕又
云舉世無不可用之人而不必同于巳天下無不可
爲之事而不必有其功又云恩威出于明主或藉之
以行私職事隸在諸司或干之以行意與恢博長厚
之名偏執冒介勁之聲惟便身圖罔恤國是侃侃正

論讀者爲之咋舌公在閣當逆璫以伯爵謬千公正票以指揮使又以狡謀劾三戚畹于以劉司隸得不深及之又恨楊忠愍之指爲一罪也復以劉志選劾張武清特重恚以撼宫闈公極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況無間之父母武清得不重譴而罷邑令唐紹堯以執法強項逮下司寇獄坐贓幾千金公明其事而仍姚爲解令得釋輦下建逆祠不捐不謁有挾璫以請者公屏之不見璫欲建坊於里鐫忠臣印勒天下舉爲祠遂有疏茅土不足封者璫一一放莽新試天

下其乾子義孫輩亦無一不效美新至令史臣撰述功德告廟藏之金匱以璫希名言假上傳得公持不可而寢有媢璫者獻廓清之策欲殺御史方震孺等公力執之不得會殿工成公援肆赦以停如朱童蒙等之奪情魏良卿等之謬封公俱擬不可而璫以上傳行之彼時每歲敘功如皇極殿成如甘鎮撻如延鎮撻錦州撻三殿成成虬蟒犀玉充斥班次公無不疏辭再四故趙夫人之喪終歲歸里而不一乞䘏則公之介操凜如矣蓋公雖不與璫顯相齟齬而處晦而

明卒不失其正公之見遠矣故逆璫既戮上召閣部諸臣令定附逆諸人之罪初案無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諸人之名上怪問之閣臣對以諸臣無諂附實跡上舉某以某票擬媚某以某閣揭媚某以witness書爲其勒碑媚何謂無實蹟而獨不及公蓋上在藩邸時諸臣情狀察之甚悉而公固久鑒知于上矣然公不以自安也因國子生胡煥猷之疏公自訟曰昨年七月先帝拔臣講席之次適逆燄方張謬謂忝跡鉉路或可挽救不謂緘𥡴銜慝動借上傳以行令年五月

決意乞歸値敵患孔亟繼以先帝違豫旋忽徃棄羣

臣然引慝避位踰一日而九廻回思一年之内辦逾

與居虺蝎與處種種懋尤人非鬼責無地自容上温

旨諭留又疏云自恨待罪台司上之不能如申居嘉

之困鄧通韓琦之斥任守中衣之不能如望之死于

弘恭陳蕃死于王甫悱惻城社薰灌力窮妻炊經年

歸骨下丞絕不徹求郵與避遠權豎之私憐其情可

知也上仍温旨慰留元年二月以病乞骸者二三月

力辭者四四月五月具疏凡十有一始得允放還行

人護送賜賚路費絲緞地方官以時存問給廩米輿夫公益受知于上者深矣公在新朝獻納頗多而其最著無如十事之疏一曰勵必爲之志二曰務典學之益三曰執總攬之要四曰廣聽納之方五曰謹內侍之漸六曰崇節儉之德七曰覈職掌之實八曰精用人之術九曰恤下民之苦十曰脩久任之法鑿鑿宏議古之名疏何以加焉惜未竟其用也歸時仍薦韓蒲州爌及孫剴陽先生承宗身俱詔用蓋從公之請也夫人臣不幸而値濁亂之時引去不能眡就不

可惟在委蛇而不失其正斯可爲難矣晚世議論苛
刻好舉人之短然如公者乘權秉政未行一敗事未
害一正人回視同時諸輔何啻霄壤也而兩朝辭疏
耿介自持去就之閒毫不肯苟吾于李文正之後僅
見公矣

劉司空遵憲

劉遵憲字可權大名人甫弱冠萬曆辛卯舉於鄉甲
辰成進士令壽張調繁滋陽滋陽當汶泗之交民苦
浸沒所謂歲脩止故事耳公儲粟以給夫役身處河

干親爲經理九閱月而堤成迄今享其利戊申陞戸
部主事未幾調兵部甲寅爲職方郎職方故弊藪也
各弁率納賄於貴要而取償於方司公毅然杜絶有
中貴人持私牘至門即據案草一疏奏聞大司馬知
而力止之乃劣處其營求者而人卒不敢以一函相
及也乙卯遷武德道旋以邊才改甘鎭西寧道攝凉
州道其地沙漠不毛甘鎭則孤峙天末番族雜處笳
吹馬嘶不絶於耳且軍食久匱戰士饑忿公嚴課衞
官大脩屯田飭法風厲之三歲之中四奏大捷未幾

以內艱歸服闋起補大同左衛以敘其鎮功加按察使又加左布政時素囊黃台吉恃其部落挾賞侵邊公陽示羈縻時時遣精銳小創之終不敢逞壬戌陞本鎮巡撫行邊至殺虎堡方値關市番漢雜沓公曰此撫順之續也亟移市於關外邊人便之往例市者售者皆有稅公問而駭之以戎事需馬爲重猶將名之使來厚稅以奪其利可乎嚴爲禁革乙丑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時邊疆多事特設此以待制府經略之用者未幾遷左侍郎視戎政象旋署部事部中有議

之者曰此昔年爲名職方者於是請託苞苴悉爲屏
跡時値五載軍政逆奄魏忠賢姪魏良卿疏授世廟
時例乞免考察奉旨下部看議公抗疏爭曰軍政大
典祖制行之已久世廟時覽免一次以金吾有大勛
故特徼此曠典若臣部所守者祖宗之法令恩典出
自朝廷則可非臣部之職掌也旨下照舊考察逆閹
卿之仲冬寧錦奏捷以公攝部勞晉大司馬管少司
馬事公見逆璫虐燄日盛舉國如狂遂上疏以侍養
請奉有顯係規避之旨或勸求同府相國通意於上

公公怫然不顧復爲力請始得予告歸省依依子舍杜門不出崇禎御極逆閹伏法庚午廷推大司空兩疏控辭不赴乙亥再召視水衡復以疾請不允丙子二月再請三月力請皆不允七月大兵薄都城守戒嚴一切守具責辦頃刻四司郎署奔走十六門狼狽不前公以一身支應工費稽察堅瑕食息於睥睨風露三月始解嚴十月冬復以病請不允前此司屬奉差無定序公痛絕營求之弊題定差規一以資俸爲序至一切抵差報滿諸餽獻及監督營繕二八扣除

諸陋例一時袪盡丙子九月上閱都城獎公勞績
月考滿上遣中使賜銀鈔蔭一子復連章乞歸戊寅
自二月至七月屢以積勞難痊請皆溫旨勉留抵冬
以城守功加太子少保時議葺築外城上限三年竣
事公以九月報完上喜賜銀幣加俸一級是時部事
多艱上責備嚴急諸臣不稱旨者逮斥無虛月刑獄
發滿公每曰時事需才甚殷正宜培養乃過爲摧折
異時誰爲驅策故於諸司屬皆曲意護持不事吹求
以迎上意如錢局墻穴一事屢爲剖白雖嚴旨鐫級

終不坐以莫須有之辜故王事駱方壓等卒從減末有爲公言者曰聖怒難犯公爲人獨不自爲乎公曰人之愛其功名誰不如我奪他人之名節以博我之功名吾不能也且吾位至六卿自謂踰分向來求歸未得倘因此獲罪去固所願也人服公得大體已[illegible]復以寒疾乞骸庚辰三月殿試閱卷畢復引年三[illegible]辭俱不允是歲饑人相食請敕所在有司賑貸上[illegible]可四月召對文華殿賜坐上奬其清勤公賦性恬[illegible]每退朝兀坐小室翻書啜茗門無車馬之音署中有

廢亭脩葺之與左右少司空廣和其中名曰友聲亭時校卜清望屬公有相忌者遂匿不出章十餘上始得請陛辭之日行李蕭如也公自乙亥任冬官值時政峻刻諸臣以罪去者六卿中凡三十餘人亞卿中凡三十餘人內閣亦二十七人而公獨以清端受知前後八年奉身以退惟公一人而已昔宋臣蒲宗孟短司馬溫公於神宗前神宗作色曰蒲宗孟爾不足司馬光耶無論別事朕即位來見辭職者惟光一人其餘逐之亦不去矣又錢公若水嘗言上待輔臣如

此葢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
上之輕鄙卽令能若二公者可爲百世師矣余嚮與
劉大司空同胡相善見其宦況蕭然歸裝之疏無月
不上彼視一官如逆旅視其歸如久客之望廬舍也
班之二公之間殆無怍色哉所著有揮麈亭集雲西
稿籌邊餘琢來鶴樓集會心錄慳心錄恕睟齋集友
聲亭集歸田小紀

畿輔人物志卷之十三

北平孫承澤著

李閣學標

李標字汝立別號建霞高邑人少時倜儻有大志而端厚凝重識者已知其爲廊廟器萬曆丁未成進士讀書中秘布袍蔬食如諸生熹宗時見朝政日非大半託疾家居及崇禎初御極舊閣臣以枚卜請上允之令吏部會推吏部列名以聞上詔閣臣及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宮前殿上曰內閣大臣倘得其人社稷

之福朕不敢自是欲求之於天命內臣設香案上躬拜之置名金甁中拈得大人祿與焉乃由禮部右侍郎陞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上初攬大政銳意太平凡禮樂兵農大政悉於召對時究極其原委公條奏詳明悉當上意未幾舊輔爲言者論列先後罷免公裒然爲首益以天下爲已任時同官劉鴻訓以增敕書事爲御史吳玉所糾上震怒欲寘鴻訓於重典增敕一事公先有疏發中書田佳璧於鴻訓實無與也上威嚴同列不敢申救公乃上揭謂須蒙皇

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
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竊惟勅書一節御史雖專指
鴻訓而臣等反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聞會
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
人專輒擬票鴻訓與臣等俱以皇上龍飛之初從淪
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躬承眷遇之隆身
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匪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
易臣等與鴻訓久處疎畧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
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爲堯舜之君毋自詭逢唐虞

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寔有同情今乃議論交
摘剖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之
公論特需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
上自心獨斷如膏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盥沐翹
首爲鴻訓跂恩望德之不暇其敢輙憑臆擬更蹈專
擅之大罪乎上意少解鴻訓得謫戍去又值烏程溫
體仁以會推閣臣不得與出一疏糾與推者之錢謙
益仍執已結浙闈事爲詞上召對體仁又力言諸臣
結黨行私吏科章允儒面糾之謂從來小人爲公論

所不容將公論之所歸者指之爲黨稍傳至今爲小人害君子榜樣上大怒竟令錦衣衛逮繫並謙益將有不可測之事矣公上密揭謂人臣比肩事君誰甘以比周營私自處其始或偶因意見之偏而後各乘以好勝之念遂至曹分各立漸成門戶之歧途惟上有堯舜之聖執中建極蕩蕩平平明旨戒以屬之復修吾德以化之是非非不能辯也而聖明即此一本大公至正之心賞罰非不並用也而事過即融常存有餘不盡之意用能合睽爲同渙羣爲大朝端極師

濟之隆海宇叟平康之稱此惟我皇上乘龍御天乾
體用九之聖人足以當之頃皇上屢次錢謙益章允
儒二臣本因體仁之言而體仁乃不安於心具疏求
去則一番剖晰之後當有不盡之法可知矣臣等非
敢借此更爲二臣求寬但願我皇上穆然玄覽少賜
垂仁於謙益或念其事經恩詔姑著回籍於允儒待
其困横稍久仍許自新使諸臣安體仁與之俱安不
惟安體仁之身實以安體仁之心所裨於一道同氣
之盛治者匪淺渺矣錢與章亦得斥職去然從此鮮

議紛紜枚卜之事亦罷適韓蒲州名至公辭首輔已
已二月皇長子誕生恩加太子太保庚午正月仍爲
首輔二月以册立東宫加少保時以罪督袁崇煥爲
題諸胥小借之鬬局甚至錢華亭下獄公乃以病請
朮幾烏程柄用而國事日非矣

成文穆靖之

成基命字靖之後以內閣諱事家居始題改字爲名
避廟諱也公大名人萬曆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脩公在詞林歷十三年而陞中允又歷十年而陞吏

部侍郎始由侍郎而推內閣於進退得失之間蓋漢
如也嘗其爲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署祭酒疏請視
學不先關白內閣又疏中天子之學名曰辟雍蓋辟
者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者雍也雍天下之殘賊
也故古者辟雍禮得謂之泰徵等語內閣弗善遂以
原官回局公亦毅然請告癸亥起修光廟實錄爲講
官皇太子生以賚進禮部右侍郎時逆奄魏忠賢已
用事一將附羶趨熱者狂奔如鶩公風檢澄峻正色
講筵每自矢曰無負絅旃也及衆正摯起糾奄黃門

北寺獄興有中堂指公爲東林黨人逆奄大爲傾日
甲子歲終當講筵綴遽止加太子賓客公遂決意去
或爲之謀曰南樂相公固姻戚也一語可解公不答
第曰講官皇上規繩也規繩不在講官安作皇上規
繩乙丑開講畢即杜門稱病遂以原官掌南翰林院
印舊無是例也便道歸里再疏請告不允比赴留都
奉旨冠帶閒住公歸而布袍艸履與一二故人文酒
留連致足樂也崇禎御極臺省交薦起吏部右侍郎
以澄敘佐太宰飭諸子曹各舉其職疏請刻訪舁分

發九卿及三品以上科道諸臣各舉所知明列事欵造册進呈又言人才自逆奸摧折以來野多佚賢賜環無幾請將見任諸臣覈停陞轉歛出先儘起廢半年後仍兼行酌用又言臣部以用人為職祇若意見之不同遂致取舍之無據從此各祛成心共偕大道將世宙不難蕩平上報可允行未幾大兵次薊上名平臺講求方略公上言帷幄決勝允賴大臣舊輔孫承宗才兼文武為人推重且去都不三百餘里亟宜召用以資謀斷軍旅之學別具材品樞員宜增如嘉

埼時例增設七八員以資任用軍國煩重議不可
無若借題生議橫滋囂競固不如瑱耳之爲愈即一
切會議徒費商確宜敕部愼擇條議薦舉鑿鑿可見
施行者立與題覆其餘游譚浮說盡废勿問從古濟
變以人凡抱文武才猷經濟實用者敕廷臣指名奏
聞分發吏兵二部諮試擢用上皆嘉納先是兩舉枚
卜廷議皆首推公至是始得旨陞禮部尚書入閣辦
事時孫公承宗於十一月十一日召至京上御平臺
同召對公奏願以戰守機宜盡付承宗使盡其才必

能仰副聖衷時庶吉士劉之綸好譚兵有吳門髮僧申甫者詭譚兵事之綸誤信之薦之朝上柎髀方殷適之綸當陛泣陳而甫有橫行之請曰募生兵置衝車上壯之特從其請公奉命詳閱極言不可用上默然遂越格授兩人官而甫竟見敵而潰東兵薄城袁崇煥率祖帥人援崇煥先殺毛文龍文龍私人在都者巳廣布流言督師又請羅城休兵譏口益力十二月初一日上名袁崇煥祖大壽對平臺上數崇煥罪狀命錦衣衛拿下公睨大壽而心悸獨叩頭乞眞重

者再上不悟曰愼重即是因循何益公復叩頭曰臣
願皇上愼重敵在城下非他時可比上見其狀急遽
曰卿慮的亦是朕意已定不必言上退以茶盒賜輔
臣時首輔韓爌餓甚將取一餅入口公憮然曰此何
時老先生尚欲食耶我輩寧即引决不忍見國勢至
此怏怏而出明日祖官兵潰摊其帥而東舉朝惶駭
司禮監監臣執公手公料已定今柰何遂奏以崇煥
手札招大壽東兵南下諸事紛紜公劻勷在公因念
急時紛名外兵而已來未定方來當止京營乘城之

士實足不得下宜分班休息之宜雲之勁卒入衛仍當拾補原額以備西邊又念調集費繁額賦當急柬糧當運明年領兌續運之法當行又念司空之屬收發辦造當嚴當速戰車當補料價當先期以應又念六科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各科印官各選委一員查核號件不必以議論掣任事之肘第欲以糾彈悚懈事之心上俱嘉納復自陳無能乞罷者三不允上重漕事遂議復用漕運勳臣而諸勳紛出攘臂蓋祖制設官甚嗇而一二不肖或致削軍蠹漕公具以

閭上爲報罷一日上御文華殿謂輔臣近來法紀廢弛力宜振刷公對以治道第宜去其太甚譬理亂絲宜覓頭緒驟用紛更恐益撓亂上曰慢則糾之以猛何妨公默然其後輔政者陽以振刷逢上意而陰操威福除異巳議論日新禍亂日甚然後服公謀國之遠也時首輔韓爌次輔李標俱去公獨留東兵尙在遵永大司馬梁廷棟恚總理帥馬世龍謀更置之將以撼閣部承宗也公力破羣忌從中調劑救世龍進取不當更置世龍卒隨閣部監遵永之功時通津告

忌公特請申嚴警備仍請補天津鎮帥請發銀通鎮募土著足額專遣科臣省閱奏報上皆允行至議固根本則請用三鎮重臣如范侍郎景文侯侍郎恂解延撫經傳治兵以壯聲援又念司馬調發不得專兵而四方尚兵為驕發如藩鎮公請得一中樞大臣視提勁旅以彈壓驕悍上悉允行固原兵入援而桀公密奏設法留選萬人而給郵押其餘還鎮令鎮臣捕首譁者正法上方銳意精嚴大小臣工相繼兢緊如張尚書鳳翔喬尚書允升胡尚書應台韓尚書繼思

公爲反復申理俱得從寬與易州副憲逮下部獄公疏
奏改下刑部又如御史李長春給事杜齊芳以私書
奉旨會官處決公上疏救之不報乃長跪會極門謂
祖宗之法雖眞正死罪猶必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
未經刑部而遽處決上使人偵見其長跪自辰至酉
未起也意解俱得謫戍主事李逢申祭公向爲袁督
乞愼重乃受緣索欲出脫其罪公再疏請告慰留視
事無何逢申以炸砲同徐申懋擬遣而上嫌輕公謂
大辟下即遣而示遣又遣之重者兩人文墨書生未

請約束以致違誤非有他也改之外無可加上亦從
之公以偶念不入直適有袁督議罪之事錦衣張道
濬糾公委卸又王事陛澄源論公兩首延推乃首輔
爛欲借公以申救祟煥公再以病請疏三上乃得允
先是詞臣文震孟疏參冢臣上御批挾私妄訴不堪
講官公揭謂震孟實以才名氣節素負時望今被此
訶譴覺於講幄之體太失且於冢臣和衷之願不安
衆人側目實始於此矣公歸闔事紛紜無人不望公
再出而公方在門課子陶陶然樂也公以已巳十一

月入閣以庚午八月予告又六年乙亥八月歿贈少保謚文穆嗚呼平村亂豈不以人哉文穆受事於危急之日而首勸上起用高陽寄以軍旅可謂獨見其大矣及大敵在門遽逮渠帥勁旅東潰事已瓦解非公在內高陽在外宗社之墟不待異日也未幾公去而高陽亦去溫烏程因枚卜而為攘臂之爭希首揆而為同穴之鬬日以慘刻之術中人主而陰除異己者於是一時才德之士不在囹圄則在山林上環視左右實無人焉於是不信大臣而信己意不任外僚

而任中消以至於亾則公之一去所關葢甚鉅哉

范閣學景文

范景文字夢章別號質公甫弱冠即以文章著譽萬曆癸丑成進士授山東東昌府推官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時値旱蝗人相食公發粟賑以活道殣置膳田以息疫更條捕蝗十議以拯災黎歲稍豐則勸所屬入穀抵鍰以積倉廩革大戸以甦里甲除馬戸以清郵傳東昌大治巳未擢入爲吏部主事淸眞端亮爲周太宰加謨所知一切疏稿俱

掛其手至天啟五年典選一疏尤爲侃侃大體言今天下仕路舉國如狂嗜進如騖毋亦衡鑒之地先自不清而欲其恬淡寡營詎可得乎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勳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需次諸臣勿爲臣等諱以天地人才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可自信

時魏忠賢黨羽覦吏部爲外府疵出大恨之公一日閱選人姓名齒舌本噴血濆地類中惡者遂請急歸公父諱承年爲南寧守謝事歸居南都豫告所知日吾有子必不爲貂璫作奉行吏勅家人掃除以待未幾果罷公初入部日袖小册旁求舊德泰昌元年八月公署選事適枚卜闕員公首言舊輔葉向高天為忠貞以資庭弼應候特旨名用其廷推者八人自何宗彥劉一燝韓爌外則原任禮部右侍郎孫慎行詹事府少詹盛以弘吏部尚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

史張問達大理寺卿鄒元標一時翕然稱快未幾給
假去及再起甫兩月又去時周忠介順昌以黨禍被
逮銀璫就北司獄誣贓數千公洗橐百計代償與脫
之於夾風聲所播幾及於禍公處之自若弗恤也時
輔忠介行者爲吳中諸生朱祖文言虐燄如火時急
拯救之義者惟范吳橋鹿定與父子耳丁卯起太常
寺少卿不赴崇禎戊辰冬再推補巳巳七月擢右僉
都巡撫河南既而有兵事京師戒嚴公不待節命帥
師入衛各處援兵逗遛騷擾獨中州之兵抵涿最早

而紀律嚴明民不苦兵上使人慰勞之加兵部右侍郎團練通州壬申丙艱歸甲戌十月起南右都御史掌院事乙亥陞南兵部尚書時流寇自豫趨廬自鳳趨池又自和趨浦南額兵八萬人堪戰者不滿萬公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兵器壁壘煥然一新其大指以爲非戰無以爲守非守江無以守陵守京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以池河衞關山以關山衞滁浦宿重兵於廬遊兵出英六之間東據鳳泗西應皖楚南控江北扼淮北其以守爲戰之大局也賊烽夜照江

水不能以片羽飛渡公之功也時楊武陵嗣昌以本兵糧國柄方欲以和撫二字塗飾目前公每嘆曰賊勢日橫國事日壞乃徒爲掩耳盜鈴之計爲人臣子何忍負之一至此也輒唏噓扼腕輟食與寢而又值嗣昌聞艱奪情觀事詞臣黃道周抗義爭諍及科臣何楷等違章糾劾上震怒罪黃黨公抗疏力救謂道周等國家有數人物用之尚懼其晚棄之何得黃益乃共推碩果遂遭抱蔓株連惋惜疏上華任中外一時膾之如山斗公居南中招集名士與之詩酒唱

連人謂清眞邈少風流安石公兼有之壬午八月起
刑部尚書十月改工部尚書晉以時方告警欲公料
理守具也甲申二月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毋召對
公條議詳切而出之以雍和恭上方嚮意用魏通州
藻德而陳井研演密與相結納稽以朋黨之說固上
寵上頒必信之於時如公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輩
皆在列而救過不遑一籌莫展又時改自温烏程體
仁當國後刑獄日煩士紳以事羈繫者俯滿刑科給
事孫承澤同張司憲忻謂陳井研於朝房謂獄中諸

臣幽囚已久爰書已上求其速發而情有可憫者甚為護持陳作色曰如公所言某某者上怒不測豈可輕試部科相對錯愕承澤曰明主可與忠言我當以疏爭之於是上言時事多艱人才難得邇年內外諸臣任事不效輙罷法綱或膏血沙場或駢首西市不則遠竄魑魅幸則星沉貫索以致臨事需人貌疊俱空襟肘交困因請赦樞臣張國維撫臣董象恒郭景昌科臣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等疏上次日上御文華殿召閣臣及刑部諸臣出疏示之衆嘿然公獨

出班頓首曰此臣正欲奏而未及不謂該科先之也
激切言諸臣無大罪張國維向年撫蘇松深得民心
總理河道疏通餉運有功國計景昌起用於戎所不
遑往家即於本處鄉官借貸招募死士從間道抵楚
以期一當不謂遽從逮繫上聞之憫然問景昌今何
在公對在獄中又問姜埰一案刑部何以不結張忻
奏已具疏三月矣上使司禮監取疏無有因令該部
補本行而國維景昌俱起用公又虞上反汗也奏曰
皇上宏開法網一時叨寬政者六人此皇上之仁也

願即出一諭傳示海內至科臣疏入日發部止云該部知道足矣上喜即出一諭公善於格君如此惜時事已殆無可措手時邊臣請兵入援張司馬亦力言于閣公大然之陳演執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說堅不肯任無何賊居榆林破宣大至三月十六日抵城外土城關十八日破外城司馬亟上縋賊上城一疏不省十九日都城破公先已絕粒不食至是見賊騎縱橫望闕哭拜於雙塔寺寺傍井中死之所著有味玄堂稿南樞志大臣譜武功編諸書又刻趙忠毅文

集孫憕陽先生集行世公羸弱不勝衣詩文秀逸下語如畫每閉戸焚香或執麈清談望之如三吳韻士及策敵臨戎暇整有節制雖名將所不及至大義所在議論侃侃百折不回絕不類其人人每擬之如子房長源論其末竟恐二公有不逮也